

##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17)

# 卑微的情感和命运构成的时代坐标

□廖令鹏

在浩浩荡荡的深圳写作大军中,我认识了厚圃,见证了从乡土小说扩展到城市文学的创作过程。厚圃出身于潮汕平原一个书香家庭,早年负笈北方,学习设计,深受艺术熏陶。他人如其名,朴实厚道、沉静乐观,视写作为人生修炼。2006年,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开始在《深圳晚报》连载,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逐步走向成熟。可以说,他早期的小说作品多是从童年经验和乡土情怀出发,洋溢着浓郁的岭南文化和潮汕平原的乡野风情,在文坛独树一帜。

### 包容:一种态度

有人曾问马克斯·韦伯,他的“专业领域”是什么,他大发雷霆:“我可不是驴子,哪有固定创作领域。”厚圃也无数次回答过近似的提问:“我是文化上的杂家主义者,传统文化也好,西方艺术也罢,当然除了绘画,还包括了文学、音乐、舞蹈、戏曲、摄影、收藏等等,都拿过来为自己所用,熔一炉而冶。”我稍作梳理,以为厚圃的创作应算得上是一种“包容性创作”。当今许多作家已不再满足于某一文体的创作,跨文体、跨领域、一专多能成为他们的追求,多元化倾向十分明显。厚圃写小说,作散文,攻绘事,舞翰墨,玩收藏,报纸开专栏,写杂文时评,丰富的文本融通与共,相得益彰。深圳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背景,又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新理念。人文精神和文化特质,加之移民城市本身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决定了他城市文学的创作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较高的自由度和极强的包容性。正因如此,他的小说题材广泛,涉及离婚、代孕、包养、婚外情、剩女、追债、失业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或“城市问题”,其中有的为别国的作家所遗漏所忽视,有的甚至是他们创作中的“雷池”。厚圃的这些作品多以深圳作为背景,融入了南国风情、传统文化、西方时尚理念等诸多元素,通过人生的悲欢离合展示了个体生命的灵与肉、爱情与欲望、伦理与意志的矛盾与困惑,挖掘深藏于城市背后的个体欲望和群体精神危机,或撕下了人类虚伪和愚昧的嘴脸,或焕发出人性永恒的曙光,具有较高的思想深度和饱满的思想力度。

小说《契闻》讲述一对年轻夫妻的故事,由于妻子遭遇一场车祸几成植物人,丈夫在灵与肉的两难抉择中无法自拔。他在不知不觉中,“灵魂也已跨越了某种模糊的边界”,感情在两个人之间移来移去,摇摆不定。海誓山盟、生死不离的传统美德逐渐被饥渴而颓废的肉体所战胜,最终成为婚姻和情感的叛徒。而妻子的自杀却给他的灵魂钉上更加沉重的枷锁。关于灵与肉、轻与重的道德伦理,没有比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更透彻的了,但《契闻》却以中国文化做底,着重于书写写与义的剥离之痛,如此撼人之作,在当前城市文学中的确难得一见。厚圃植根于传统文化深处,将枝枝伸向现代城市文明,为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提供了如此鲜活独特的文本。

冯骥才在小说《刷子李》中说道:“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几乎每一个小说好手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本领,因此才能撑起门面打开一片天地。厚圃塑造过许多人物形象,却无一重复。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事件中,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姿态活着,因此也形成了各自鲜明独特的性格。倍受灵与肉煎熬的杜亮,逆来顺受的王秀丽,为青春冲动和无知付出代价的孙婷婷,替人收债、因爱而卷入灾难的老寸,在橱窗前寻求温暖的武小,最终将自己当牲礼一样摆上爱情祭坛的马大力……他们一个面目

### ■看小说

## 曹军庆:《家谱学》历史中的真实与虚构

曹军庆的《家谱学》(《江南》2013年2期)通过讲述屈小平修家谱的过程,虚构了三个空间:一是现实空间。贺帮帆被聘来承担重修屈氏家谱的重任,屈小平惟一的要求是将其自己作为屈原后人入谱,而坚持真实原则的贺帮帆却决心进行仔细的调查。二是贺帮帆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传》中的空间。几年前,邹向东因祝英台活动被公安局抓起来,平反之后娶了患有严重肾病的14岁学生小芹。小芹去世之后,邹向东坚持几十年为小芹守墓。这个贺帮帆认为无比真实爱情故事却在修家谱的过程中被发现是漏洞百出的。最后一个层面是屈氏家族真实的来历。屈家祖先姓彭,称赞彭氏的屈氏本姓屠,因屠家先生的口音不准误写为了屈。几代屈家人都试图掩盖事实、虚构真实。

小说中的三个层面相互解释、相互反驳、相互补充,意味深长地揭示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是如何的模糊不清。你坚信的,不一定如你所信,你虚构想象的,也不一定虚假。(李鲁平)

厚圃:本名陈宇,生于1971年,现居深圳。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广东省首届青年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等多个奖项及“岭南文学新实力十家”称号。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结发》《清水谣》、中短篇小说集《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等。

模糊地走来,经厚圃的妙手点睛之后获得了魂魄,活生生地降临在这座都市里。他们是你的左邻右舍,是你的兄弟姐妹,是你的前生今世。

### 宽容:一种情怀

宽容是厚圃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特点,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厚圃的叙事伦理上,他总抱着谨慎、严肃的态度,有意避开宏大叙事中那种以点带面、先入为主的模糊人物处理,取而代之的是“去英雄化”的社会与人物价值的度量。他致力于书写“看不见的城市”(卡尔维诺语),即一个隐匿着的城市。“宏观的城市”或“被批判的城市”用不着作家们去描写,每天都可以见到媒体大量贬恶扬善的报道。我们所要发现的是“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它蛰伏于错综复杂的生活当中,把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连接起来,把个体与城市、不幸与欢乐连接起来。文学所要寻找的,或许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视而不见的事物,被我们的理智、情感、目光所照亮的角落,还有潜藏在里面的那些闪着微光的东西。

厚圃小说中的人物出身卑微,生存成为第一要义,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城市这台强大而冰冷的机器里,奋力的挣扎只是为了不愿成为流水线上那些面目相同、整齐划一的“产品”,于是坎坷曲折、灰暗朦胧的日子便不可避免地落在他们的脚下无限延伸。在包容的前提下,宽容不失为一种道义的情怀,厚圃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放弃一切成见,让作品中的人物做回“自己”,在社会里扮演属于他(她)的角色,在都市中确立自己的表情与位置。他以平视的角度,拨开生活纷繁莫测的迷雾,捕捉时代背景下人物的真实情感,孜孜不倦地以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建立起具有时代特征的坐标。

特别在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人与人之间既独立又相互联系,既警觉又相互依赖,他们为梦想而来,往往却在奋斗中迷失方向,忘却了此行的目的。在厚圃的小说中,男女主角大多带着不确定的命运,仓促狼狈或一身光鲜地被推向舞台的中央,最终却不知如何收场。《喜酒》中的剩女苏纨,在爱与不爱、选择与被选择中经历了人生的低谷,最后作者将他的观察和同情放大到城市人的普遍性上,“要是在岁末,你恰好经过深南大道,也许你会看到一个纤细的女子目送着来来往来的车辆,泪流满面。请不要惊讶,她也许就是苏纨或者像苏纨一样的女子。”

《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的主人公老寸一心发展他的追债事业,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最终却一败涂地。小说中有个情节令人难忘:清晨女房东敲门催租,老寸说待下个月一起给她,股票还没卖掉,然后他“心里空得像条被掏掉了五脏六腑的死鱼”,为了给自己打气,他不停给自己耳光,一遍遍地打气:“你不是死鱼。”——将城市打拼者承受重压后所产生的生存欲望的强烈反弹,表达得既真实又富于象征意味。

在厚圃的文字里,无时无刻传递着一种俗世的温暖,它如一壶烫好的老酒,渗透进我们的血管里,让热血奔腾于周身。他以包容、谦和的心态,感性的笔调展开叙事,对这些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人物寄予脉脉温情。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穷实而非丰厚的膜拜,还有对社会现实和生活现场的深切反思。我一直以为,具有反省能力的作家才能不断刷新目光,攀登一个又一个艺术高峰。厚圃的创作之所以独特于当下,不仅在于他塑造出了真实而又典型的人物,给读者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情节和耐人寻味的细节,还在于他通过文学创作,彰显出一种深厚的伦理精神和悲悯的人文情怀。

### ■评论

第一次看到“苏沧桑”的名字,感觉是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沧海桑田,让人自然联想到天地的悠远和世事的变迁,读她的作品,却是超凡脱俗的静、美,让人醉心。原来,这是一个生在江南、长在福地的女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令人羡慕的生活。她的世界里,可有沧桑?

如果一个作家只是把眼光囿于狭小的个人天地,文字止于对自己小日子的叙述和自我欣赏,他的写作往往会成为一种无病呻吟,很难有大的发展空间。苏沧桑的散文并未避开那些身边的小景、小情、小事物,但是,她并非止于对生活本身的描述,更多的是精神延伸,她时时感受到生活表象之下的欢乐与痛苦,感受大地的疼痛、山河的悲情。她说:“夜深人静时,我清晰地看到自己以及和我一样匍匐在大地上的动物们、植物们,人们的生态堪忧——离最初的朴实、纯真、安宁、诗意,越来越远;离一种安如磐石的幸福感,越来越远。”(《所有的安如磐石·后记》)

她笔下所有的小事物都承载了超出对象本身的深广内容。当她凝望浴室玻璃门上的小水珠时,想到这些从不被关注、自生自灭的微小存在时,联想到它们都无法逃脱“变色变味变质,最后到不知何处的肮脏去处”的结局,虽然它们的存在看似毫无意义,却使一颗陷落红尘的心顿然了悟。“人不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淡泊地过一辈

即使在那些充满反讽精神和批判力量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能够看见他那充满善意、谦恭和温情的目光。

当然,宽容并不意味着懦弱和妥协,相反它是更为宏大深刻的批判,它需要具有一种面对黑暗邪恶追根溯源的勇气,也同样需要作者拥有一种内省的勇气,以达到替无辜个体执言、还其清白为目的。小说《王秀丽,你别哭》,取材于借腹生子这一社会现象,其中包含了诸多无奈与辛酸。为挽救亲人,王秀丽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替人代孕;为了让亲人放心,王秀丽编织善意的谎言。不难看出,王秀丽是一个善良的弱者。小说的结尾耐人寻味,引发一个弱女子为之献身的,不过是一场医疗事故,结局给我的感觉,就好像莫泊桑小说《项链》,当福雷斯蒂埃太太向罗瓦赛尔太太道明那串项链是假的,如兜头一盆冷水,让人冰凉透底。中篇新作《闭上眼睛你能看见什么》,更是超越习常狭隘的视角和道德标准,以爽利简洁的语言单刀直入,血淋淋地解剖当今中国贫富阶层对立的社会现实,如一道闪电掀开人性丑陋而又无奈的暗角,将不可告人的秘密摊晒于强光底下,揭示了国人心灵急遽衰老和欲望膨胀裂变,正缘于内在信念的全面崩溃,读来让人惊心锥心,虽掩卷多日,那个憨厚得近乎冒傻气的马大力仍以其独特的个性、鲜明的轮廓、真实的温度而活在我记忆的深处。

### 从容:一种风格

厚圃包容的气度和宽容的情怀,铸就了他从容的写作风格,这3个方面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有些人以为,城市文学就是褪去乡音的城市新语言,是灯红酒绿的迷醉夜晚,是酒吧、舞厅、MALL、豪华别墅、网络、一夜情的奢侈生活,是金钱至上、人情冷漠、唯利是图的心理,因而,投射到文学创作中,自然是彷徨、急促、浮躁的。事实上,城市只是一层外壳,文学作品最终要归结于具体的人和事,以及他们内在之间的关系,离开这些,不可妄谈什么城市文学的“经典之作”。千人一面的叙述模式、老套的语言和扁平的人物形象,就已经让阅读者失去了看下去的兴趣和耐心。同样是城市写作,我很佩服张爱玲的文字,她的从容、细腻,并由此溢出的独特气息都令人痴迷。厚圃的语言生动、富于张力自不必说,其小说味也别具一格,我愿意把它称之为“烟火气”(借用他的同名中篇小说),一种出自于深圳这座南国都市的热烈气息。厚圃表达的从容,与他心目中的深圳存在着必然的关联,那是一座生活着并将继续生活的城市,一座离得很近却感觉很远的城市,一座披着华丽宏大外衣却包藏着琐碎微妙的人情世故的城市,一座日夜里上演精彩却说不准明天自己也成为主角的城市。厚圃没有一味追忆昔日文化传统,也没有把农村城市化视为洪水猛兽,没有加入高声赞美的行列,也没有以救世主的姿态贩卖廉价的悲悯,他冷静、笃定、自尊,既投身于深圳的城市生活体验,触摸城市的筋骨与脉络,又能够摆脱世故、尖刻、怀疑、自恋的纠缠,从容开辟出独立自由的创作之路。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认为,多元化的城市散发着某种有利于写作的思想物质,大部分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都同城市生活相联系。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一个知识涌动、活力澎湃、朝气蓬勃的城市,给艺术家们提供了新的课题,也给小说创作提供了崭新的独特的视角。包容、宽容和从容,为厚圃专注于城市文学的创作打通了筋脉,拓展了无限的空间和可能,正因如此,我们对她有了更高的期许!

## 何以沧桑

——读苏沧桑《所有的安如磐石》

□李晚虹

的抒发,或许是对丑恶现象的不满,或许是对无力改变现实的深深忧虑……掩卷深思,我们可以透过那些清丽的文字,感受其背后的精神重量。

苏沧桑去了一些地方,也写了一些游记散文,但却和时下泛滥的笔会体散文截然不同。她去蓬岛,感受澄明安静与香气;她在方岩顿悟,只有心无尘埃的人才能真正进入天门;她在千岛湖体验水上人家的生活,看到世外桃源般

的日子里,却有无数难以预料的沉重和艰辛。

《所有的安如磐石》是苏沧桑去到磐安后写就的作品,她从千年的茶中感受穿越历史的清香和真实自然的风雅,透过千年的银杏树看到与时间同在的王者气势。还有那些靠辛勤劳作换来的食物、那镇镇村村飘着的药香,那些没有被欲望搅扰的安逸平凡的村民……所有的一切共同指向一种我们久违了的、安如磐石的生活。作品的结语更是让人心头一震:“时代与时代相连,历史与历史轮转,仿佛是个圆,你看似走得慢,其实,也许你正走在最前面。”

苏沧桑的文字柔软却有锋芒、有力量。她不停留于事物本身,而是用内心去接近事物背后那个神奇而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有时很大、有时很小,但都有一种精神内核:或许是对美好情感

### ■创作谈

梅维丝·加伦特说过,“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非要穷尽一生描述不存在的人物。”我却明白,文学于我,犹如老家的潮剧对于旧时的乡人,能让平庸甚至艰辛的人们看到别样的人生,唤起蛰伏在内心深处的愿望、情感和想象。我更加知道,我的写作肇始于有“活”要说,并在这种叙述中找到自己人生更为深沉的体验——写作不但让自己人得以生活在自己的信念里,用自己的眼睛去洞察他人的命运,并和各色人等一路行来,探索各自命运的不确定性。我最迫切想知道的,也正是未曾尝试过的命运中的各种“可能”。这种“可能”与“不可能”引领着我往社会人生的更深层去剖析,让我的思考与人生变得立体起来。这样的写作让我和读者都获得了对生命的崭新认识,虽然这种认识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歧义的。

毫无疑问,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生活的丰富性与人生百态本身就足以令一个作家穷尽一生了,而我只能在有限的生命里撷取其中的一些旁枝末节。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建筑师,将现实的材料组合运用,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和寓意,构筑起各式民居,风情街巷,让更多的人进来观光逗留,或者长久居住。

我的童年是在潮汕平原的一座古镇度过的,由于地处城乡交界,我既可以与乡村的孩子一样融入原野,也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小市民的生活气息。对于故乡,她就像门前的樟树林,特有的气味缠绕着我的童年少年,并一直绵延至我的青年时代以至于今天,给了我认识现实世界的独特经验和解决生存的特殊智慧。对于每一位作家,故乡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资源,不但可以回顾,还可以远眺,这是一种独特的养分,一直滋养浸润到骨子里,绵绵不绝。譬如乡人的淳朴善良,可以让你从狭隘的个人经验和自恋情节中脱离出来,去关心和理解别人,譬如大自然,可以开启你的心智,使你与大地贴得更近,更紧。说穿了,童年的记忆是一座巨大、敞开的粮仓,当然还有语言,装进了一个叫做“文学”的容器里,期待等着它发酵,酿出好的酒来。

无论是童年还是长大之后,我的周围多是些命如草芥的小人物,表面上看时代的强音在他们的层面上被简化,毫无回响,他们似乎成天被鸡毛蒜皮的琐事所缠绕,对生活的束手无策和仓促应对成为了生命的常态,但是永不磨灭的人性本身的对生的渴望,又使他们的生命充满了特有的张力,而超越时代意义的对命运的抗争,更构成了一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它是民间的,是底层的,是微不足道的,但同时也是神圣的,有了它生命才得以展现勃勃生机,这也是我创作时所真正在乎的东西。

犹太人的重要典籍《塔木德》中有言:“人的眼睛是由黑、白两部分所组成的,可是神为什么要让人只能通过黑的部分去看东西?”“因为人生必须透过黑暗,才能看到光明。”我小说里的人物,无不艰难地跋涉在生活那条长长的隧道里,有的最终走到尽头亮亮乍现,有的却永远被黑暗所屏蔽而无从追寻。我有个小说,题目叫《闭上眼睛你能看见什么》,它虽源于孩童的“脑筋急转弯”,我却能理解到它里面更深一层的含意。我一直以为,在我们睁开眼睛时,现实的影像如梦幻如泡影,纷至沓来泥沙俱下,而只要闭上眼睛平伏心绪,大多数的影像就会如露如电般地消失,而最终能留下的才是真正触及灵魂的东西。同样道理,好的文学作品虽从纷繁的现实中来,最终却必须超越现实的框架,超越时间和地理的界限,在精神层面上反映人类最终极的思想和最普遍的情感,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在大浪淘沙中真正沉淀下来。

前段时间我读到一篇为“文学人物画廊”即将关闭而忧心的文章,在佩服作者的责任感之余,窃以为为尽管金钱腐蚀了文学的灵感和原创力,文学的生长空间遭受前所未有的挤压,但仍有多同好对塑造各式鲜活文学形象孜孜以求,我也是其中坚定的一员。孙过庭在《书谱》结语中提到“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意思是,一个人必须倾注毕生精力,到最后才能获得对书法的深刻理解和真正的把握,我以为文学也如此,一个人只有将创作与现实生活、与自己的整个生命紧紧拥抱在一起,作品与生命才能一同走向成熟,为这个代代相传的文学画廊增添更多气血丰满、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淡竹》处处写竹,却让人时时反观人类社会,产生极大张力。淡竹具有竹的品格:直且空。虽然也需要水分,需要阳光,但他不妥协、不弯腰,“他的节生来就是直的,他不能弯腰。他的心生来就是空的,他不愿费尽心机。真是空的吗?不是。那一节节空里,早已成就了一个美妙的宇宙”,“那一节节空里,是永远的满盈。”淡竹具有其他竹不具备的特质:从外表到骨子里的淡。可以入世,最大程度地实现其使用价值,也可以出世,是萧与竹的前世,不死的天籁之音住还于天地之间……他是李白、是陶渊明,是郑板桥,是文天祥,是苏轼……《淡竹》的寓意远远大于文字,突破了时空限制,既贴切自然,又发自内心的,进而走向深远的历史。

苏沧桑谈到自己的写作状态时说:“保留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一个永不被红尘沾染的角落。”“看书,写作,或者冥想,我便成了另一个自己,一个真正的自己。”“那一刻,我可以自由地往来于远古和未来,可以任爱恨悲欢汹涌而来,可以关注人类命运,也可以只倾情于一片落叶,一只蚂蚁。”(《天堂》)正是由于所有的写作都是源自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都是“依从心灵的声音”,苏沧桑的写作才有了超越具象、跨越时空的穿透力,有了与生俱来的沧桑和力量。

## 作家出版社再推家教类图书

本报讯(记者王觅)200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尹建莉的家教类图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得到许多家长的好评。今年,作家社又推出了一部家庭教育专家贾容韬的新作《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好爸爸贾容韬教子手记》,上市后也广受关注。5月29日,作家出版社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为该书举行了媒体见面会,贾容韬结合多年从事家庭教育工作的经验和创作该书的体会,同读者分享了自己教育孩子的心得感受。

贾容韬实践经验丰富,近十多年来阅读各类书籍上千册,累计写下教子日记、成长随笔、帮

教感悟和案例分析1200余万字。《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是他历时6年、九易其稿,从大量日记和随笔中精心挑选并加以锤炼和升华的,包含着他对家庭教育的独特思考。在他看来,父母要用自己的知识、教养、智慧、德行来影响和感染孩子,要改变孩子就必须先改变父母的教育观念,先提高父母自身的素质,这样才能真正“破译”孩子的心灵密码,成为孩子的榜样。

见面会上,作家出版社还发布了由《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和《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组成的“好父母决定孩子一生”套丛书,希望对更多家长教育子女起到帮助。

## 专家研讨王雪莹诗集《我的灵魂写在脸上》

本报讯(记者李晚晨)6月1日,王雪莹诗歌创作研讨会在河北廊坊举行。韩作荣、王力平、商震、李雷明、尹汉胤等40余位诗人学者与会研讨。满族诗人王雪莹曾出版过诗集《倾听》(另一种声音)等,其中《我的灵魂写在脸上》曾获全国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我的灵魂写在脸上》这部诗集,就灵魂写作、中年心态、女性视角、生命修辞以及个性风格等方面展开讨论。大家认为,写在脸上的灵魂是坦荡的圣洁的灵魂,这种灵魂书写在纯美的抒情中洋溢着对人间美好情愫的珍惜和诗人对生命的深情,以及超越爱恨情仇的人生体悟。诗人以真挚的性情和洗尽铅华的话语方式,写出了人到中年的生存况味和百感交集,延展和深化了中国女性诗歌创作的当代主题。诗歌是从灵魂深处绽放的花朵,诗人只有最大限度打开自我,才能真正进入、了解并热爱生活,才能构建出一条内心与外在之间顺畅的通道,才能在细节与宏大、忧患与喜乐、抒情与思想等种种矛盾冲突中保持住平衡与诗意之美。

本报讯 山城重庆多山川林莽,多少年来,无数普通劳动者为当地林业的改革作出了贡献。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多少曲折辛酸的故事,又有多少人的名字被历史铭记?由刘运勇创作的长篇小说《山民》(便以独特的笔触关注这一题材,抒写了武陵山区林业的改革之路。《山民》共4卷100万字,小说以武陵山区林业战线改革发展为线索,叙述了黄荆村在林业改革中,主人公承包荒山、植树造林的艰难、捐献山林的挣扎、成名后种种矛盾冲突和创业企业的曲折过程,深刻反映了武陵山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评论家指出,作家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多次深入山区林区,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素材,生动呈现了山民们的生活画卷,在结构、叙事、方言写作等方面有独到之处。但作者驾驭这样一个大部头作品,还需要提高功力,在人物塑造、叙事节奏等方面多加打磨。(欣 闻)

## 通会之际 人文俱老

□厚圃

## 长篇小说《山民》 聚焦武陵山区林业发展